

青山深处，便是我魂牵梦萦的老家——摇橹上



地名记忆

## 摇橹上，那遥远的小山村

胡笳多

时光荏苒，晷晷转换，皆在琐碎里兜转。纵然走遍千山万水，而心之所向之地仍是那遥远的小山村，我的家乡——摇橹上。

摇橹上，位于湘东攸县桃水镇最西边陲，与衡东县毗邻，距离镇上约15里地，隶属于褚家桥村（以前叫褚家桥大队）。进去得经过过冲和甘蔗桥。过冲，地如其名，冲深谷长，绵延数里，且沿途人烟稀少；到甘蔗桥，眼前便一亮，农舍鳞次栉比，山山相对而出，给人以莫名的安全感。再往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，青山流转于眼前，阡陌交错于其间，这便是褚家桥村了，因其村支委设立在以褚姓为主的中心位置而得名。辖下各村组几近是在冲里或山坳里，入之极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感。

我的家乡更甚之！在大队村委的左边，有两山相依迤迤，草木葳蕤，路在半山腰，似尽非尽，弯弯绕绕，险象环生旋即却又化险为夷，好似入了迷宫。直到经过一座山才豁然开朗，却又像进入了“世外桃源”。“源”内宽阔，有摇橹上、老屋、对江陵、颜冲和井冲五个组。一江从中穿过，似“楚河汉界”，再有两山为地界，五个组便各自安然于一方。

摇橹上是五个组当中布局最整齐划一的，三山一江极像温暖的怀抱环绕着它，呵护着它亦滋养着它。东山是分水之岭，南山脚下是农舍，以前居住的主要是刘姓和肖姓人家，北面是江，壑中间住的是村里的大姓胡氏一族。两边房子相对而向，一起敬拜西山，只因西山山坡上安葬

了不少先人。西山也似神龛般看护着一方山水和世代子民，实乃乡里之祖山，神圣而威严。

许是出入皆不易，先祖们安居乐业于此，自给自足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躬耕农事，安贫乐道。稻花香里听取蛙声一片，茶果压枝喜看鸟雀飞舞，人影浮动吟哦春耕秋收，你来我往共抒桑麻之乐。纵远离繁华，粗茶淡饭，然人寿年丰，人丁兴旺，家和事兴，恬逸而静好。受青山绿水之滋养，无有方外之纷扰，享烟火人生之清福，唯有狂躁与乖张。水土之养，人性之修，平和、善良和孝顺，耳濡目染，代代相承。

摇橹上虽偏安一隅但非与世隔绝。村里最热火之事，莫过于村民隔三差五，三三两两地去小集或衡东杨桥赶集，做买卖，置办家什，买点零嘴或是听些花边新闻做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久而久之，村里又有了第二种语言，衡东话的嵌入，俏皮而又彰显地域风情。村里但凡有欢喜之事，会放影子戏或放电影，全村上下欢欣鼓舞地乐呵乐呵一下。记得我家装窑烧砖时，村里有很多人过来帮忙，就被起哄放电影，那个热闹非凡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勤，可解千困；诚，可排万难。山沟沟里的人也是深明大义崇尚文明的。昔有战场上立功的先烈，有诲人不倦的教师，现有发八方财的能人和考入名校的才俊。各尽其才，承古萌新。眼界明亮了前进的方向开拓了拼搏的路径，知识改变了乡人的命运亦给小山村注入了鲜活。

现如今，国祥昌盛福惠万民，小山村

正与时俱进，凸显其更新更美的姿态。现在的摇橹上宛如一朵绚烂多彩之花，青山绿水是花之叶，高楼林立若花之瓣，宽阔而又干净的水泥马路如花之杆，人似花之蕊，美则美矣，亦生动清雅。尤其是在“迂路”柏油马路修通之后，出入便捷了许多，私家车亦渐代替了摩托车。纵如是，有些东西依旧在延续，亘古未变。乡里人以尊老爱幼为上，万事皆以此为轴，相比如如今空巢老人安乡扎根，摇橹上依旧是老少有从依，天伦之乐多。一村多族却非亲亦亲，邻里和睦。红白之事，其他各家皆会鼎力相助，即使在外也会八百里加急地赶回来，事后又马不停蹄奔赴原地。平时，路过者皆是客，主人一番张罗尽地主之谊。“拜年拜到禾打花，年饭吃到半夏过”依旧在传承。尤让我动容的是，父母在时，我们几个儿女工作在外，节假日才得以回去，承蒙乡邻对父母尊敬有加多番照顾。于我而言，这份恩情永生难忘，将铭记于心，感激于行！

生于斯，长于斯。四十余年的承欢却在两年前父母相继离世后被迫疏离。回去，已从执念变成了奢望，由习惯变成了盛衰之事。

孜孜勤勤半生去，归来依旧少年心。明月不谙离恨苦，秋去春来心如故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有我最爱的父母，有我最爱的乡亲，有我数十年练就的美丽的记忆画卷，受之，爱之，感之，念之。红尘三千丈，念在吾乡间。纵物是人非，离殇难却，而思念是最温暖的抚慰。遥视于心，愿山水无恙，世代安好！

旧事

## 供销社的租书时光

谭智勇

少时最爱去的地方是供销社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我在村办中学读初中，网岭供销社离我们学校不足五百米。

每天放学后，同学们便三五成群，说说笑笑，蹦蹦跳跳地朝供销社走去。大家伙走进供销社，有的买笔，有的买墨水，有的买练习本，有的买一分钱一粒的糖果，有的买五分钱一只的法饼……我囊中羞涩，陪同学们进供销社，除了嗅嗅供销社糖果、饼干诱人的香味之外，主要目的就是趴在供销社租书租书的柜台上，隔着玻璃看着柜台里的书。

供销社里有两个装书的柜台，一个柜台卖书，一个柜台租书。柜台里的书，既有普及农业知识方面的，也有教你养殖家畜家禽方面的，还有文学艺术方面的……那时候的乡村，精神生活贫瘠，偶尔才能看场电影，电视尚不知为何物，要想丰富精神生活，只有买书租书看。喜欢看书的我们，因囊中羞涩，只能租书看。租书每天只需两分钱，这个容易搞定，只是租书时需要一块钱押金，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凑足。

我租书的押金来源于卖斗笠。那时网岭市场逢五逢十赶场，每逢赶场，我便挑十顶母亲制作的斗笠到市场上去卖，每场卖完，母亲会奖励我一两角钱。我将母亲奖励的钱凑到一元时，便在星期六的下午，怀揣着这一元钱走进供销社租书看。租了几次书，营业员见我借书爱护得好好的，在一次还书时，她先

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在哪所学校读书，班主任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满面笑容地告诉我，以后不需要交押金也可以租书看，我当时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。

初中期间，我先后在供销社租过《林海雪原》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西沙儿女》……为了省钱，我不管书的厚薄，都是两晚一天、囫圇吞枣地将其看完，星期一上午再归还给供销社。

供销社租书柜台里的书，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，还提高了我写作文的水平，我初中时期的作文，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眨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。网岭供销社的模样，供销社租书柜台的模样，女营业员的样子，都深深地、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珍藏在我的心里。

记事本

## 回家

张社政

夏雨渐渐沥沥的一天，我带女儿回东风老家。今年，她是第一次回去看爷爷。老人家一个人住在乡下，我们四兄弟在外面谋生。

我们在东风墟上下了中巴。一条公路穿过东风墟，公路两旁竖着许多商铺。两家麻将馆坐满了男男女女，人声鼎沸。我们穿过雨帘来到一家商店，我买了一个大西瓜。我掏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，说我们到了墟上。父亲说，好呀，我烧开了水，等你来家杀鸭。父亲心脏不好，说话常喘着粗气。他今年八十三岁，满头白发。

东风墟到我家里一里路远，一条公路傍着一条小河蜿蜒而上。小河两旁是一大片碧青的水稻田。远山被罩在一片雨雾迷蒙的纱帘后面。我家的房子在小河的那一边，在一大片田野的最边缘上，傍在一脉连绵起伏的矮山脚下。房子是土砖砌的，盖的青瓦，一共八间，大门拱顶，两旁竖的是青麻石条。房子后面有一坨矮山，长着一排青翠楠竹。我家房子左右边各竖了几栋贴了白色瓷板盖了褐色琉璃瓦的农舍，四进凸出，自然随意。烟雨迷蒙中，我家的房子显得矮小破旧，像富人区的破落户。村里像我一样的土砖房子所剩寥寥无几。房子在烟雨中沉思，背景是翠竹衬着，仿佛染了水墨画境。瞬间，我觉得我家旧房珍贵无比。

我与女儿撑了雨伞在公路上走着，朦胧中看见我家房子的大门已打开，父亲站在屋檐下期我们望着，翘首以待。小河涨水了，怒吼咆哮。我走在公路的右边，女儿跟在我的后面。她背了一个棕色的小包，穿了件白色的短袖圆领衫和一条天蓝色牛仔裤，一张圆圆的脸微笑时，露出一对酒窝。她长到平我的眼睛高了，可以用“亭亭玉立”来形容。突然，一条灰色的蛇在公路左边草丛游移，它竖起了三角头，微微张开嘴，吐出了又细又长的信子，身子弯曲得像螺旋线。它是朝着我们顺着河流的方向走，穿过密密的雨和草丛。女儿吓得大叫了一声，跳了两步，紧跟在我后面。我对女儿说，不用怕，人怕蛇，蛇更怕人，我们不碰它，它不会咬人，我们与蛇和谐共处，相安无事。女儿下学期读八年级，这个道理有点深，不知她懂不懂。她跟在我后面，没有做声，轻轻地走，怯怯地走。我很久没见过家乡的蛇，今天见了，觉得它亲切、轻盈，一点也不可怕。

我们跨过一座村里新筑的水泥平板桥，穿过一段二十米长的田间公路，再横过三户农舍，就到了家。房子前面是一个长方形石坪，平整的净是河中的石块。石坪四周砌的是方形青麻石条。石坪是祖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亲手铺的，石块是父亲从河中精挑细选后挑回。石块呈现深青色，排列密密麻麻，挨挨挤挤，平平坦坦，错落有致。雨水打在青石上，溅起无数的水沫。瞬间，我仿佛回到过去的那个时代。梦幻中，我看见祖父穿了青色长衫，弯了腰在泥坪上细致地贴着石块，烈日当头，挥汗如雨。父亲打了赤膊，肩上挑了畚箕，畚箕中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。他跳着穿过绿色的田野，健步如飞，激情四溢。他无怨无悔地充当着祖父的助手。那时候，我家门前的石坪连着村中的小路，小路许多地方铺了青石板，都是祖父铺的。他是村里唯一会铺石板的匠人，铺了大半辈子。他痴迷于村里的修路建桥，说那是修身积德。看着我家门前的青石坪，我几乎迷醉，觉得它是祖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。

房子右侧屋檐下蹲着一个青麻石臼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它。我双脚一踏进石坪，它也立刻认出了我。它的底部是一截圆锥体，开口方形，中间挖了一个鸭蛋形。父亲告诉我，它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请石匠打造的。我很难想象得出那些石匠用铁锤铁錘精雕细琢这口石臼的情景。它的表面纹理清晰光滑润泽。它虚怀若谷，坦坦荡荡。它坚韧沉着，遍尝酸甜苦辣。现在，很少人用它了，它常常落寞孤独地缩在一角。它打开了我的记忆。在我的童年少年岁月，我见过无数回亲人和左邻右舍用它捣米，捣糯米糍，捣红辣椒……人们挥舞铁锤铁錘笑语的情景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抬起左脚跨过大门麻石门槛，迈进厅堂。女儿跟进，看见父亲，叫了一声“爷爷”，父亲快乐地应了一声，接过我们手中的雨伞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大厅正中的泥墙，悬挂了一个不锈钢的相框，闪亮闪闪。那是供奉祖宗灵位的牌位，我们叫它“神堂”。上面写了祖宗堂的名称“柱国堂”，下面放了一个褐色的香炉。“神堂”两边挂了祖父和母亲的相片。祖父两眼放出坚毅睿智的光芒，母亲两眼饱含慈爱温良。无论你站在大厅的哪个角落，他们仿佛都在看着你。大厅左边的水泥地上，三只黄色的母鸡正在啄着谷粒。它们发出“咯咯”的叫声。一只红头母鸡抬头朝我们看。从它的清澈眼神中，我找到了温馨亲切的港湾。父亲解下我们的包袱，我们感到一种游子归家心灵的轻松。他问我们：“赶早车，肚子饿了吧？”我点点头。他说马上蒸土鸡蛋糯米酒糟给我们吃。酒糟是他酿的，鸡蛋也是自己养的母鸡下的。窗外的雨依然在下，屋檐滴水成帘，潺潺作响。

父亲与女儿在房间偶语款款深谈。我问父亲：“鸭在哪里？”

他说：“在鸡窝里。”我从笼中掏出那只鸭，是只麻色母鸡。我抓紧它的双翅，它张嘴发出“嘎嘎”的鸣叫，让人不忍挥刀相向……

06  
株洲日报

时光

千金药业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2023年11月1日  
星期三  
责任编辑：郭亮  
美术编辑：王玺  
校对：马晴春

真情

## 爷爷的石灰坛子

刘智慧

被开记忆的薄雾，遗留在墙角的石灰坛子，越来越清晰。它犹如一个沉睡的古宝藏，承载着儿时的期盼和对爷爷的怀念，让我沉浸在回忆的温暖中。

那个年代，物质匮乏，生活俭朴。村庄常常被阴雨绵绵的天气笼罩，空气潮湿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每当太阳终于露出笑脸，爷爷总是带着期待的眼神，拿出他的宝贝——石灰坛子。它看起来粗笨又滑稽，却是家庭贮存食物的重要工具。爷爷将这个石灰坛子放在他的房间，守护着这一片纯真的回忆。作为孩子们，我们总是偷偷窥探它的秘密，可每次都因为爷爷严厉的目光而不敢继续。

然而，来客人的时刻是我们最期待的瞬间。爷爷会从房间“变戏法”般地拿出一些糖果、花生、盐豆等小零食。看着这些美味的诱惑，我们几个小孩子的嘴馋得不行。等到客人告辞的时候，我们会围着爷爷撒娇，爷爷总会大方地分给我们一点点，然后将剩下的小糖果小心翼翼地放回房间。这一小动作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爷爷的无私和关爱。

随着时光流转，家庭生活越来越好，零食的数量和种类也慢慢增加，爷爷的石灰坛子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。然而，命运的安排，却让石灰坛子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。

那年暑假，我突然腹痛得难以忍受，正当妈妈焦急地寻找治疗的方法时，邻居的十奶奶告诉妈妈一个小秘方，按照她的说法，用一块黄糖放入碗里，倒入适量的烧酒，然后点燃火焰，等黄糖融化后吹灭火，趁热服下。可是，黄糖并不是我们家的常备食物，妈妈为此发愁不已。

就在妈妈无奈之际，卧病在床的爷爷走了过来。他颤巍巍地递给妈妈一个小包裹，里面装着一大块黄糖。妈妈激动地打开包裹，才知道这是去年过年时，小姑姑从远方带回来送给爷爷的。酷爱甜食的他，当时留下了这块宝贝般的黄糖，放在石灰坛子里，舍不得吃。

我感激地看着爷爷，这个简单的举动充满了爱与关怀。我们按照十奶奶的方法，将爷爷的黄糖与借来的烧酒混合在一起，服下后不久，我的腹痛逐渐减轻。这个方子的神奇效果令人震惊，而爷爷那份黄糖里注入的温暖却更让我感动。

然而，命运的轮回总是无情的。在我实习的那一年，爷爷突然离开了。如今，我只能凭借着记忆，凝望着爷爷遗留在墙角的石灰坛子。它成为我们对爷爷永恒的怀念，也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。

它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石灰坛子，而是承载着一份骨肉之情的珍贵宝藏。我想起过去的日子，那份温暖和关爱，值得一生铭记。

爷爷的石灰坛子，它不会再满载着美味的小零食，但它代表着家庭的温暖和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爷爷的善良和关怀。无论时间如何流转，它都将是心中永恒的宝藏。

